



梅花弄

◎ 罗望子 著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太白星座·长篇原创丛书

梅花弄

◎ 罗望子 著



太白星座·长篇原创丛书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梅花弄/罗望子著.—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2005

I.梅... II.罗...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01980号

梅花弄

罗望子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发行

(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家园17楼 010-87873533 邮编:100068)

新华书店经销

陕西丰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880×1230毫米 32开本 6印张 2插页 134千字

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680-288-6/I·193

定价:12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710077)

0

这一天，我像往常一样捧着一叠作文本回办公室，感到左边胸部一阵剧痛。几个星期以来，这毛病一直折磨着我，我也一直不以为意。

“不妙……”我在墙上靠了一两秒。

“真可笑。”我坐在椅子上大喜过望：至少在心痛的这些日子里，我不会也不应该再去考虑性的问题了。我喝了一口水，痛楚稍为减轻一点儿，立即又觉得自己将要像一只被捆住手脚的衰老狮王，不

禁悲从中来。劳累太多竟落得如此下场！我38岁了，哎呀我才38岁，38年的岁月，我把我的生活填得满满的。我把自己培养成材，我奋斗过，我曾经改变过事态的进展方向。然而，你瞧瞧现在这个征服我、占有我并在重要性上超过世界的东西……这太可笑了，也太可怕了。

等了一下，我擦擦汗，疼痛稍一缓解，便改起作文。我改了一本又一本，一本又一本，这中间，还有学生捧来练习簿，我胸部的疼痛似乎也不那么剧烈了，不过仍然存在，是一种新鲜的感觉，就像生命的一种新的意义那样，这疼痛迫使我想到自身，我不能不感到忧愁。

可能我的忧愁在脸上有所反映，优香问我怎么回事。我说没事。我不需要优香的关心，这种关心让我非常恼怒，好像昨天和她睡了一觉，她就掌握了对我生杀予夺的大权。但这天早晨的优香好像要对我负责到底，也可能我脸上的忧愁越来越浓，优香问到底咋的。我说心里难受，可能要吐。说着就站起来，心潮起伏，直往楼下的厕所奔。优香刚刚打扫完办公室，准备去洗抹布，她跟着我下了楼，到了水池边，我则继续奔向厕所。一进厕所，我就像来到天堂，大吐特吐。我吐得昏天黑地，心旷神怡，连苦胆胃黏膜一起吐了出来，吐过之后，就着厕所里肮脏的水龙头清清口，再吐，直到只剩下干呕回到办公室。优香呆呆地坐在椅子上，不经意地瞟我，有些不高兴。

“妈的，幸亏我跑得快。”

你真吐了，她问。我说我吐不吐关你屁事。优香也不介意，问我早上吃了什么。我老实说木炭请吃了烧饼。馋的你，优香不再开口，出得门去。

我没想到，在我面前小鸟依人状的优香，立即像只老鹰一样把



木炭抓了过来。木炭赶紧来慰问我有没有事，要不要上医院。我说吐是吐了，但不能怪你。

这天早晨，我吃了一碗粥，木炭打了一夜麻将，路过我的办公室，请我吃早饭。我本来不想去，架不住喊，还是去了。我吃了一个烧饼，一碗豆腐脑。另外，还抽了木炭三根烟。我早晨一般不抽烟的，可能就是烟捣的鬼，因为木炭他们并没有出问题，而我却在闹肚子。现在，我坐在椅子上，空荡荡的，那感觉就和昨天与优香睡觉之后一样没着落。

和优香做纯粹是弄假成真。不清楚优香是不是早有预谋，反正我们玩笑惯了，从来没有当过真。我们无话不谈，但优香绝对不是我想上床的那种人。

记得有一次从南京回来，那几天我说话总带“操”字，好像六朝古都就给了我这么一点儿洗礼，我一不留神就“我操！”“我操！”，优香不解其意，问“我操”到底什么意思。也许她懂装不懂，也许她确实不懂，谁知道呢，优香和我一起，别的没有起色，接受新事物倒是突飞猛进了。我说你真想知道，她说她真的不懂，我就老实告诉她，“我操”就是“我干你”的意思，优香听了还笑出声来，那时我并不认为优香有多傻，反倒觉得她落落大方，比那种扭扭捏捏要做婊子又立牌坊的小女人高雅多了。哪知优香得寸进尺，出了“老夫老妻”一谜让我打两部电影。

《老枪》、《老井》，这种东西固然是小儿科，也吊我的胃口，我立即还以颜色：光身子的男人坐在碌碡上——打两个成语。以卵击石，优香难能可贵地答上了一个。另一个是坐以待毙——我话音刚落，优香惊叫不已，好像中弹一样。事后优香说她是惊叹，不管是惊叹还是惊叫，我们都兴致勃勃，为的是在闲暇时间找到了共同的话题而庆幸而容光焕发。

昨天晚上，我到办公室改作文，不久，优香也来值班，我说晚上干什么，优香说你想干什么。我说考试呢，讲课呢，还是让他们自习。优香说你想干什么。我说你把窗帘拉上。优香拉上窗帘。你把门关上。优香就把门关上。我不敢开口了，我感到有点不对了。

优香说你怎么不让我把灯灭了。办公室里一片漆黑。我说外面有人哩。我们这幢楼的对面有教学楼，还有行政楼，那里灯火通明。优香说你想干什么。优香的声音越来越响，优香的身影也越来越高大，我话没说完优香的嘴就压上了我的嘴，一只手就摸到我的下面。我睁大眼睛，谛听着门外来来往往的脚步，黑暗里，我感到优香闭着双眼，一副沉迷其中的姿态。后来优香不等我要求就给我解除全副武装，咬起我，问我舒服不舒服，我说舒服当然舒服，就是舒服得不够，我的意图很明显，但是优香不干。我说我很难受，优香说就是要让你难受。

那一瞬间，我终于体验到，偷情是快乐的，我是快乐的，优香是快乐的，我听到优香在我身下快乐地歌唱，我说你唱什么呀，我听不太清，优香的歌唱就像一只接触不良的音箱突然振聋发聩。我操！

可我还是得承认，我不喜欢优香。这与她扁平的胸部无关。也与睡觉之后优香的口臭无关。睡觉之后我们继续接吻，抚摸。我们呆在黑暗中，紧张地谛听着外面的脚步声，隔墙的开门关门声，我们紧张，是因为随时有人进来。呆得久了，蚊子开始来骚扰我们，我们就把对方的屁股拍得山响，这时候优香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：你怕啦！我说怕什么，睡都睡了。优香冷冷一笑，你不怕从此跑不出我的手心儿！

事后想来，优香可能是戏言，但我始终转不过弯子。我怎么就怕了她？无非就是再和她睡觉呗，这有什么不好。只是她这么一说，





那一瞬
向我
终于
体验到
偷情的
快乐
的是



我再也没有和她睡觉的念头了。

“优香，你怎么能这样！”优香红光满面，好像昨晚偷情的快感过了一夜更为高涨了。“我给你把凶手逮来了，你不谢我！”

我操。优香可不管我操不操，她转过去问木炭怎么补偿。木炭说这还不简单，我再请他一顿。优香连连追问何时何地何种档次，把个木炭弄得毫无招架。

也活该木炭倒霉，木炭是优香的崇拜者，他曾悄悄对我说，能搞到优香，此生足矣。当时我嘿嘿一笑：性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优香对木炭来说就那么重要？木炭被人称为采花大盗，他能这样，绝然不是戏言，可是他怎么会在优香面前失了手，他又怎么能相信他梦寐以求的优香已经让我不费吹灰之力搞了，而且只要我高兴，还可以继续搞！



太

白

星

座

1

如此大言不惭，可能会有人认为我对女人真的没有“性趣”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这个上午我的时间还是挺紧的，我和蒋梅早就约好，今天去吃西餐。

吃顿个把西餐并不要紧，问题是要有胆儿。和蒋梅好上之后，我们还从没在大庭广众之下露过脸哩，讨论过多次，每次都泡汤。这回是蒋梅提出来的。“偷欢必不可少，西餐则别有风味，”蒋梅能这样说，可见她的进步，也足见她这回是豁出去了。可是她用偷欢这样的词，偷欢一说我不但不赞成，而且有点反感。说实话，和蒋梅

一起，比和李明有趣多了，就不用提天上飞的优香了。可是我从来没把和蒋梅一起看做偷欢。偷欢总不能长久，而我和蒋梅是要长久下去的；偷欢有违人伦，而我与蒋梅之间是那么自然，没有一丝一毫的犯罪感。我这么一说，蒋梅没有辩解，只是正色地说，程朱先生，蒋梅是个记者，追求的是真实，蒋梅也是个平凡的女人，不可能像你那样的老夫子总是一套一套的，明明是偷情，偏偏还一本正经，不愿承认，还死皮赖脸要找到偷的理由，我忘不掉你不错，总那么偷偷摸摸也难以忍受吧。

可就是这么一个鲜活的早晨让木炭给毁了，让优香毁了，让呕吐和作业本毁了，现在已经上午十点，到哪里去等蒋梅？哪里才能找到蒋梅！这时候，我倒是希望那锥心的痛楚来得更猛烈一些哩。

我们只约定了见面时间，却没有约定见面地点。每次见面，蒋梅总要玩点花样。

事后我听蒋梅说，这个早晨，她早早就出来了。出门之前，她的电话飘飘悠悠响了一遍又一遍。等电话停下，蒋梅拿起话筒，勾在脖子上，尔后又放下来，她在电话铃声的持续悠扬下，如同解开皮带一样松开门链，如同撕开裤子拉链一样把门闪出一线缝。这个早晨的蒋梅，收到两包鲜花和一个礼品盒。

“夜晚的时候，歌声向我飘来，可是你已经不在那儿。”

不用猜，这准是利民送的花，蒋梅是利民的偶像，利民是蒋梅的崇拜者。有很多很多的男人崇拜蒋梅，就像这个利民，他妄图用泰戈尔的诗句来打动蒋梅。

“我是在给你说话，我的爱，我的心灵几乎觉察不到我的声音——告诉我，这里面有什么含义吗？它有没有从那生命的界线之外为你带来什么信息？”



蒋梅常常躺在我的臂弯里，用一口纯正的国语念那些夹在鲜花里的小纸片，不无炫耀。

蒋梅的这个崇拜者也怪，他每次送花给蒋梅，总是纯然一色：火红的、绛紫的、深蓝的、墨绿的，今天早晨的蒋梅就将怀抱一束火红的玫瑰穿过河流似的大街小巷，寻找等待着她的程朱。她怎么可能找到我呢，那时候我不在课堂上，就在厕所里。她说她那时想象着我也在找她，焦急地等待着她降临，一想到我因为找她不着而焦急万分，怀抱鲜花的蒋梅徜徉在街道上，心里面就会不时涌现出甜蜜的暖流。

2

10点55分，我终于在新世纪广场的花坛边找到我的蒋梅。我的蒋梅头也没梳，脸也没洗，怀抱鲜花如同抱着我们的孩子。我答应过要同她生孩子的。我站在她旁边好一会儿，看着她，生怕她又消失，搜索着解释迟到的台词。

蒋梅说，好啦，我就不难为你了，你看好多人等着看我们的好戏哩。蒋梅就这点好，不像李明得理就不让人。当然拿蒋梅同李明比有点儿不近情理，李明毕竟是我的老婆嘛。

后来的时间就花在找西餐店上，我们跑了一家又一家，不是太脏就是太挤，好容易找到一家干净点儿的，人少点儿的，蒋梅又怀疑走进陷阱，店家黑倒不要紧，就怕吃坏肚子。

蒋梅知道我是一个烂肚子，我也没敢把早晨呕吐的事告诉她，她不会穷根究底，但是我如果讲开了头，不说个干净自己也难受。蒋梅这一关爱不要紧，我们没多久就走遍了整个月亮城，西餐没到嘴，肚子却饿扁了。

我对蒋梅说，算了，就将就点儿吧。蒋梅粉脸含春，那怎么行，头一次出来就将就着，吃坏肚子怎么办。那就吃阳春面吧，蒋梅一听索性叫起来：你怎么啦，行，这一顿我请！我怎么解释她都不理了。

依我昨晚得到的经验，就该一走了之，可是我走能走得了吗。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庙，这个蒋梅可不同于那个优香，我只得继续拥着蒋梅走下去，好像月亮城是个永远走不到尽头的圆形废墟。

当我们第五次绕过旗杆巷的时候，我已经没有一丝力气了，蒋梅呢，蒋梅越走越有精神，越走越光彩夺目，此时我不但不能认输，还得表扬她的坚忍不拔。我对蒋梅说，蒋梅，我们今天走了天下最难走的路，走了走不完的路。是啊是啊，蒋梅深有同感地依偎在我的胸前，但是她显然误解了我的意思，她说，我真幸福，我以为出门挺难的，其实有什么难，我们不是出来了么，我们不是走了一遍又一遍么，我们很风光不是？

是的，我说。

你拥着一个漂亮女人行走在月亮城里风光不风光？

风光，我说。

那么我们何苦要做个鼯鼠！

我理解蒋梅的意思，没有人比我再了解蒋梅了。蒋梅的意思，既然相亲相爱，就该堂堂正正，就不该偷偷摸摸，不要像地洞里的鼠类那样活得猥琐。“我们不要做鼯鼠！”我机械重复着蒋梅的话语，心潮起伏，眼前一亮，我突然就像黑色闪电窜向了曙光中路。

因为我看见了梅眉！这时候，我多么像煞一只在大街上撒野的鼯鼠啊，我忽然什么也不怕了，不怕蒋梅生气，也不怕惹下弥天大祸，还有什么比捉住梅眉更重要的事哩。我忘记了心头之痛，忘记了性的问题，只想把梅眉逮住，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，以至离小梅眉还有30米我就叫起来：“小梅眉！小梅眉！”我这样做既是情不自禁，也是在埋下伏笔，我要让蒋梅知道我在做什么，在这件事上我不想隐瞒，也不想事后再去挖空心思解释。

3

小梅眉立在一个摊头前，手指伸向一个头饰。小姑娘确实耳朵尖，听到我的叫声就转过身来，阳光把她的脸蛋照得透明至极。

“程老师，是你叫我！”我一把扯住梅眉的胳膊，“到那边再说。”

我很高兴小梅眉叫我老师，这说明她还记得我。这个老师就说，小梅眉，中午怎么不睡觉，跑出来逛街？

小梅眉说，怎么啦我闷死啦。

你们老板不管你？

今天不是星期三吗，他和情人约会去了。

你怎么知道？

地球人都知道，小梅眉说，一到星期三，我们老板的手机就像得了疯病的狗。

老师被她逗笑了，老师一笑，她就觉得自己很聪明，由着老师圈着她的肩走进附近的一家茶馆。你肯定没吃饭吧，老师问。我本



来带了10元钱，刚出校门就花了，她从挎包里拿出本书《怎么赚大钱》。

你怎么看这种书？

小梅眉一脸天真地问：我怎么就不能看哪！老师，你总不至于像我们以前的班主任那样吧。

你们班主任咋的啦？

猪脑！

进展之快有些出乎意料。小梅眉竟然敢骂我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她的老师啊。小梅眉竟然敢骂老师，这至少说明，在她心目中，我们已经不是简单的关系了。

我真正盯上小梅眉是在三年前的一次考试，教师轮流监考的时候，我没想到学校里有这么靓的女孩子，靓丽却不新潮。小梅眉把自己裹得密不透风，两只小杏仁不见踪影。那还是她上初二的时候，我在考场踱来踱去，小梅眉佯是不看我。老师不断地调换角度从不同侧面窥视她，觉得她怎么看怎么有味。

学校对监考管得很死：不准看书，不准备课，不准改作业。所以我一般不愿意监考，但那次监考是我最舒服的一次。因为监考老师感到空气中布满了青涩的味道，黄豆芽的味道。青涩，带点苦，那肯定是小梅眉身上的气息，这气息像蝴蝶一样在我的五脏六腑乱飞乱撞，缭绕不散。过后我向小梅眉的班主任打听，那个小伙子也很机警，问小梅眉是不是作弊了。我说没有。“这女孩有点儿怪！”小伙子不明所以，这样说着还看了我一眼。我摇摇头，“不能说怪，只是有些特别。”

我再次遭遇小梅眉是午餐值班。学校有值周制度，这一周值班领导和教师必须全面管理教学秩序。中午，我到食堂监督学生就餐情况。学校使用金龙卡电脑系统，插卡服务。按规定，购买者和等



小梅眉尖着紧
身长裤 G K

候者之间有个空档，如同马路上的安全岛，以免拥挤争抢。小梅眉就站在那个不该站的空档里，我走过去，心里窃喜。

“喂！”我喊了一声，其他学生都听见了，自觉地往后让让，朝我看看，梅眉离我最近却没听见。没听见最好，我再喊一声。这回她听见了，朝我看看，又朝周围看看，小屁股不屈不挠地撩着，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。我说：我还以为你耳背哩。小梅眉发现所有同学都盯着，而我又堵在她面前，才指着自己的鼻子：“老师，你是说我吗？谢谢。”正好前面的同学买好饭菜，小梅眉撩着屁股像只小鹿挪到窗口。打过饭菜，朝我做个鬼脸，露齿一笑。

这事情发生在三年前：三年里我不知送走了多少优秀的学生，而偏偏对连高中都没有考上的小梅眉记忆深刻，而三年后的小梅眉，愈发像个女人了。

4

现在，我和小梅眉坐在餐馆里，我看着小梅眉的笑，自己也笑着。蒋梅也从小梅眉的椅子后面冒出来，扶着小梅眉的椅背，相互映照之下，两人既像少妇与少女，又像姐姐与妹妹。

我把她们互相介绍，还让小梅眉叫蒋梅“姐姐！”小梅眉就“姐姐”“姐姐”叫起来，她叫得很甜，蒋梅应得也很甜，满脸的灿烂，只有我知道事情有些不妙：蒋梅越是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多情，我越是过不了她的关。说到底，蒋梅是个自重的女人，端庄的女人，她那过分的热情往往不是出自她的本心。

此话按下不表，只说我们继续点菜吃饭。

本来我想简单点，弄一笼小笼包另加一碗馄饨算了，蒋梅一到，我就觉得这有些寒酸，而且我们本来就是出来吃西餐的。我提议换个地方。小梅眉不愿意再走，蒋梅也说，好不容易找了个清静，怎么又跑，你要累死我们呀！蒋梅说着，还在小梅眉肉多处使巧劲儿一捏，小梅眉羊羔般地“咩咩”叫着，光亮的脸蛋一个劲地往蒋梅怀里钻。

看到她们这么快就相处谐和，我暗自高兴，也掺和进去，将就点算了！我让服务小姐送小笼包上来，蒋梅一听，脸刷地黑了，大声尖叫的样子像是让人捏了一把：你就这样招待小梅眉呀，你不要脸面我还要哩。

我连连点头，听你的听你的。我把菜单撕了，把菜谱递给蒋梅，蒋梅看也不看，手一招，服务小姐赶紧过去，蒋梅点一道，她记一道，她记一道，蒋梅又点一道。我正觉得奇怪，有人在下面踢我的脚，是小梅眉。原来服务小姐已经记满了一张纸，可蒋梅并没有歇手的样子，她缓了口气，等服务小姐翻过一页，又继续点起来。梅眉盯着我，我盯着蒋梅，服务小姐既盯着我，又盯着蒋梅，丝毫不敢大意地记着，终于又翻过一页，趁蒋梅缓气的空隙，服务小姐说：请问太太，你们几位？蒋梅被这一打岔，醒过来说：我们一共三位，我也不是什么太太。对不起，服务小姐赶紧施礼，你们要的菜是不是太多了！

蒋梅说，行，那就这样吧。服务小姐宽心地放下笔，引领我们进了一个叫做“将军亭”的小包间。

我们穿过拥挤的人流，蒋梅拢着小梅眉，充当着保护神，她问小梅眉，知道刚才那个小姐为什么不让你蒋梅姐姐点下去吗？

她怕我们吃坏了肚子，小梅眉自作聪明。蒋梅摇摇头。

